2026年10月　第105卷 第4期　　1055
October 2026　Volume 105 Number 4　　DOI: 10.65961/crcl-2026-0050

漢語猜測行為及其認識立場標記“我猜”

方清明[i*]、陳　鈺[i, ii]

華南師範大學[i]、廣西幼兒師範高等專科學校[ii]

提要

文章認為“猜測”是一種與推理、判斷並列的重要的認知行為，猜測行為具有不確定性、主觀性、快速自動性、易出錯等特徵。漢語猜測動詞具有 [+ 不確定性][+ 趨果性][+ 證據不充分性] 等語義特徵，句法上一般不接受否定刻畫，也無程度之別；既可以與低確信情態成分共現，也可以與高確信情態成分共現。我們通過 200 個對話用例描寫“我猜”類立場標記，發現不同序列位置上“我猜”的功能不盡相同。起始位置“我猜”用於回應與繼續相關話題，表達推斷性發現或結論；中間位置“我猜”用於插入或擴展相關話題，引出一個新的推測性結論；末尾位置“我猜”作為追補成分，用於補充相關話語，明示話輪結束。“我猜”後續小句主要是表達概率的事件小句。整體上，“我猜”具有委婉緩和功能。“你猜”“你猜怎麼著”具有交互主觀功能。文章認為，立場標記並非預先準備好的，而是在話語序列中構建的，在主體間對話交織中浮現的。

關鍵詞

猜，猜測，我猜，認識立場標記，話語組織

* 方清明為本文通訊作者。

© 2026 方清明、陳鈺。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

1. 引言

方梅（2005）指出，認證義動詞帶有“到、完”這類準時體標記的動詞如果有謂詞賓語，一般為一個短語，其中的一個例子是“我猜到你今天會來，而且還不是一個人來”。方文認為“猜”是認證義動詞，並描寫其帶後續小句的特點。金世穎（2006）認為“猜測”具有 [+ 心理活動][+ 可能性][– 根據] 等特徵，但我們認為這並不準確，“猜測”在話語中，並非一定沒有根據。姚雙雲（2024）提出可以從“行為本位”進行口語語法研究，並對行為進行了層級分類，其中在推理行為中提及猜測。

多部詞典對猜測動詞有基礎性釋義和辨析，如張壽康、林杏光（2002: 97）列出了“猜”的多種搭配情況。王還（2005: 79）認為“猜”在口語中最常用，不能做主語、賓語，不能受定語修飾；“猜測”可以做主語、賓語；“猜想”除推測，還表示估計、想像，可做主語、賓語，並可用於科學推測命題。馬燕華、莊瑩（2002: 177）認為“估計”是根據客觀存在的情況，對大事小事的未來進行推測，還可以做名詞，指預測的結果；“猜”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一般是對小事的設想，也可以是已經知道結果的情況下故意問別人。

近年來，學界對“我 + 認知 / 感知動詞”充當認識立場標記的情況進行了多角度深入研究，涉及“我覺得、我看、我認為、我相信、我想、我以為、我知道”等。相關重要成果，漢語的如陶紅印（2003），郭昭軍（2004），劉麗豔（2006），徐晶凝（2012, 2020, 2022, 2023），方清明、萬世姣（待刊）等。國外英語的如 Schiffrin（2007 [1987]: 295–309）對 *I mean* 的經典考察，Aijmer（1997）、Simon-Vandenbergen（2000）、Fetzer（2008, 2014）對 *I think* 的持續研究。此外，Kärkkäinen（2007）從話語標記、話語組織對 *I guess* 進行了細緻描寫。上述研究成果加深了人們對這類標記的認識，不過客觀而言，我們發現仍有個案值得深入探討。就目力所及，漢語學界尚未深入系統考察認識立場標記“我猜”的語用功能。

綜上，本文聚焦以下三個問題：1）漢語猜測行為的一般性特徵；2）漢語猜測動詞的句法、語義特徵；3）漢語裏“我猜”的認識立場標記功能。

2. 漢語裏的猜測行為與猜測動詞

2.1. 漢語裏的猜測行為

《現代漢語詞典》（第 7 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 2016: 117）把“猜”解釋為“根據不明顯的線索或憑想像尋找正確的解答”。若要

下一個操作性的定義，我們認為“猜測”就是在不充分或缺乏確定證據的情況下，憑藉有限線索、主觀經驗或直覺，對事物的真相、原因、結果或未來狀態做出或然性的推測。

猜測與推理、判斷都涉及個人心理，但嚴格意義來說三者的內涵有較大不同。在認知心理學上，“推理”是“指個人在思維時根據已有經驗去從事新的推論解釋的心理歷程”（張春興編 2019: 387），推理強調邏輯過程和充分前提，一般來說結論的確定性也較強。如“根據這些腳印和指紋，推出嫌疑人身高約 180cm”，該例的“推出”就不好替換為“猜出”。“判斷”是“根據價值標準或是非標準對人、事、物所作出的善、惡或對、錯等選擇的心理歷程”（張春興編 2019: 410），判斷是對事物情況的斷定（金岳霖主編 1979: 69），判斷需要一定標準，並給出確定的看法或結論。如“根據上述證據，法官認為嫌疑人有罪”，該例中的“認為”就不能替換為“猜測”。

那什麼是“猜測”呢？我們認為猜測是一個心理思維過程，它與“推理”“判斷”相關，如漢語有“猜測”“推測”“推斷”等語義相互關聯的詞語。但值得注意的是，猜測本身並不是推測或判斷，而是與推測、判斷並列的思維形式。根據卡尼曼（2012: 3–11），大腦有兩套系統，直覺性的“系統 1”和理性的“系統 2”。“猜測”大致屬於“系統 1”，易出錯，不確定性強，但是快速、自動。而“推理”“判斷”大致屬於“系統 2”，講究有效性、真實性、正確性，但與此同時也較為緩慢、耗力。由此可見，我們可以進一步認為，“猜測”是當個體面臨不確定性時，無法或不願進行完整的邏輯推理、判斷時，轉而採用一種更為快速、更為省力的心理運作過程，它可以用來填補“不知道”的信息空白，從而形成一個暫時的結論。猜測行為具有不確定性、主觀性、自動性、快速性、易出錯等特徵。

2.2. 漢語猜測動詞的語義特徵

漢語裏猜測動詞大致包括“猜、猜測、猜度、猜想、揣測、揣摸、揣摩、揣想、估測、估計、推測、預測、預計”等，本節以動詞“猜”“猜測”為主要對象，必要時也會涉及其他猜測動詞。

第一，猜測具有不確定性。戴耀晶（2001）指出，猜度句的語義特點是不確定。只有具備不確定性內涵的對象才可能充當猜測的賓語。根據張壽康、林杏光（2002: 97）分析，“猜”的賓語可分為以下五類：1）內心意圖，如“目的、想法、心理、心事、意思、意圖、用心、用意、真意”等；2）事情狀態，如“根由、來龍去脈、內幕、內情、內容、實情、原因、真相、蛛絲馬跡”等；3）與人有關的，如“話語、年齡、身份、職務、職業”等；4）結果類，如“答案、成績、分數、後果、結局、結尾、前

景、運氣”等；5）事情變化，如“減少、降低、提高”等。上述五類賓語都或多或少蘊含不確定性。下面相關用例：

(1) a. 多方猜測普里戈任墜機之謎。| 普里戈任墜機之謎引多方猜測。[1]
b. * 多方懷疑普里戈任墜機之謎。| * 普里戈任墜機之謎引多方懷疑。
c. * 多方相信普里戈任墜機之謎。| * 普里戈任墜機之謎引多方相信。
(2) a. 多方猜測普里戈任墜機與暗殺有關。
b. 多方懷疑普里戈任墜機與暗殺有關。
c. 多方相信普里戈任墜機與暗殺有關。
(3) a. 你猜猜今年的產量有多大？
b. * 你懷疑今年的產量有多大？
c. * 你相信今年的產量有多大？
d. 你覺得今年的產量有多大？

分析例（1）–（2）可知，“普里戈任墜機”是一個客觀事實，但是語言表達層面卻有不同選擇。如“……之謎”具有明顯的不確定性，“猜測”可以與其搭配，而“懷疑”“相信”不能與其搭配，如例（1）。“懷疑”與“相信”均需要說出具體事由，如“與暗殺有關”等，如例（2）。猜測動詞與疑問小句能自然共現，因為疑問小句本身就是不確定的，如例（3）。

第二，猜測具有趨果性。即猜測往往與結果的產生與否有關，形式表現就是，猜測動詞經常與結果類成分搭配。肯定式有“猜出、猜出來、猜到、猜得出、猜得透、猜對了、猜著了、猜中了”，否定式有“猜不出、猜不出來、猜不到、猜不透”。檢索“北京語言大學 BCC 語料庫”發現，肯定形式的“猜出”“猜到”“猜中”頗為高頻，它們都強調猜測結果的達成性，即通過猜測行為，得出說話人之前未知的結論或答案。否定形式的“猜不出”“猜不透”也較為高頻，它們表達說話人由於某種原因，認知受阻或對象複雜，從而導致無法得到某種結果。“猜”一般不與普通補語成分搭配，如不說“猜好、猜壞、猜不好”等。

第三，猜測的證據不充分性。即人們可以有根據地猜測，也可以毫無根據地猜測。如“猜謎”“猜謎語”中的“猜”表示猜測行為，屬於概率遊戲，可以不需要線索或思考。猜測行為不是嚴格的邏輯推理行為，也不是準確的判斷行為。表現在搭配上就

[1] 相關語料來自“北京語言大學 BCC 語料庫 · 對話”（簡稱“BCC· 對話”）、中國傳媒大學“媒體語言語料庫”（簡稱“MLC”）以及我們自己搜集的日常口語語料，共計 200 例，舉例時均標記出處。

是，人們可以說“大膽猜、胡猜、胡亂猜、亂猜、盲目地猜、任意猜、隨便猜、隨意猜、無端猜測”，但是一般不說“亂肯定、隨便判斷、隨意推測”等。猜測不一定需要證據，說話者可能基於他人影響或單純出於意願而做出某些猜測行為，因此猜測也具有快捷性特徵。

2.3. 漢語猜測動詞的句法特徵

“猜測”一般不接受否定刻畫。相比較而言，“相信”類動詞可以受肯定和否定刻畫，並可以構成程度等級連續統，如“特別相信、非常相信、相信、不太相信、不相信”。“猜”與“相信”不同，首先，它不接受否定刻畫，一般不受否定詞限制，“我不猜”“我沒猜”等否定形式的頻率極其低頻。如我們可以說“我猜明天是個晴天”，但是一般不說“我不猜明天是個晴天”。人們的心理默認不啟動猜測行為，只有在某種事物、行為或話語等的刺激下，人們需要啟動“猜測”時，猜測行為才可能出現，這時自然以肯定形式出現。如果啟動猜測的同時，又否定這種啟動，那麼認知上是矛盾的。如“我不猜明天是個晴天”這種否定性行為，在人們的內心是默認的，無需說出的，況且說出“我不猜明天是個晴天”不能提供交際價值，現實情況下基本不用“我不猜 + 小句賓語”。較為特殊的情況是，明確在猜測語境下，當“猜”充當實義動詞，用於針對性回答時可以出現否定形式，如“A：你猜不猜”“B：我不猜”這類用法。這是 B 主動控制“猜”或“不猜”這一行為。

猜測動詞也無程度之別，一般不受程度副詞修飾。不說“* 不太猜測、* 非常猜測、* 很猜測、* 特別猜測、* 有些猜測、* 最猜測”。但可以對猜測的次數、時間進行量化，如“猜了半天、猜了很多次、猜了很久、猜兩次、猜一次、反覆猜、一直猜”等。

猜測既可以與低確信情態成分共現，也可以與高確信情態成分共現。如例（4）和例（5）：

(4) 吧、不一定、大概、或許、可能、也許、應該
(5) 百分之百、會、就是、肯定、一定[2]

[2] 我們還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猜測與高確信情態成分共現存在兩種情況，一是“猜”位於高確信情態成分之前，如“（我）猜百分之百、（我）猜會、（我）猜就是、（我）猜肯定、（我）猜一定”等；二是高確信情態成分插入“我”與“猜”之間，如“我百分之百猜、我會猜、我就是猜、我肯定猜、我一定猜”等。前者的總體頻率遠遠高於後者，且前者“我猜”粘合在一起，表示主觀推斷或發現，漸漸虛化。後者的“猜”基本都是實義動詞用法。

因為猜測本身就有不確定性，因此例（4）的共現用例很好理解。那為何例（5）的用例也很合理呢？徐晶凝（2012）探討“我覺得”時，已經敏銳指出“我覺得”自身表低確信，但在語篇中，它卻並非總是用於引出低確信的看法。低確信的“我覺得”與它所在上下文情態成分的“高確信”，這是看似矛盾的現象。

我們要進一步說明的是，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不止發生在“我覺得”上，也發生在“我猜”上，如例（5）。我們以例（5）中的“（我）猜一定”為例，“猜”具有 [+ 不確定] 的語義特徵，而“一定”卻是確定的，那為何可以說“猜一定”，如“我猜一定會贏”。“猜一定”表面上看似矛盾，但在實際使用中卻非常自然。這啟發我們，儘管“猜”和“一定”都與確信度相關，它們都參與話語的認識立場表達，但是它們很可能處於話語的不同層次和維度。認識立場是通過不同層次，如認識情態標記、證據性標記、評價性辭彙及情感標記共建的。下面進一步看“猜一定”共現的實例：

(6) a. 他贏了。
b. 他會贏。
c. 他一定會贏。
d. 他猜一定會贏。
e. 我猜他一定會贏。
我猜，他一定會贏。
我猜呀，他一定會贏。
他一定會贏，我猜哈。

分析上述例句，（6a）是一個命題，客觀陳述一個已然的事實，與此形成對比的是，（6b）–（6e）都不是客觀陳述，且都不是已然時態，都不能添加表實現的助詞“了”。（6b）表示主觀認定；（6c）中的“一定”加強了這種主觀認定；（6d）中的“他猜”說明這種主觀認定的來源是猜測，而不是基於某種前提條件進行的推理、判斷，因此“猜”與“一定”能共現，表面看似矛盾，實際上因使用層次不同，而能和諧共現。不同句法位置反映出不同的語義及語用功能，因此“我猜”在句子中的位置是解釋其高層謂語化和立場標記功能的重要線索。（6e）中“猜”高層謂語化，“我猜”凸顯言者視角，已經虛化為立場標記。“猜”與“一定”共現，二者的分工不同，“猜”用於建立推測性、主觀性框架。“一定”用於表達確定性、必然性認識。“猜”和“一定”這種看似矛盾的共現，說明語言不是邏輯命題的簡單堆砌，而是一個基於認知和交際的複雜動態生成過程。我們可以認為，“我猜”用於構建一個大的認知立場，其後續部分可以出現其他立場標記。

總之，從句法、語義特徵來看，漢語猜測動詞具有不確定性、趨果性、表現證據的不充分性，一般不接受否定刻畫，也沒有程度之別。“我猜”既可以與低確信情態成分共現，也可以與高確信情態成分共現。

3. 漢語裏“我猜”認識立場標記功能

3.1. “我猜”從實義的主謂結構到認識立場標記

“我猜”在語法化進程中仍保留著原始辭彙意義的痕跡，語義並未完全漂白（bleached），其虛化並不徹底。如“我猜猜、我猜測、我猜出來了、我猜到了、我猜對了、我猜了又猜、我猜想、我猜一下、我猜中了”等實例中“我”為主語，“猜”為謂語，具有實義動詞用法，表示猜測。這些用例中的“我”和“猜”都還保留著字面意義。

不過，“我猜”發生虛化是不爭的事實。曹秀玲（2010）集中探討了“我 / 你 V”從主謂結構到話語標記的演變情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猜”也經歷了從主謂結構虛化為認識立場標記的過程。“我猜”的虛化主要表現如下。

“我猜”的固化與虛化具有高頻效應，高頻是保證某個成分固化的前提條件。我們檢索“BCC 語料庫 · 對話”，漢語裏指涉說話者自身的立場標記較多，頻率如表 1：

表 1 相關立場標記的頻率表現

序號	動詞	我 + 動詞	你 + 動詞	他 + 動詞
1	想 1898275	我想 206584（10.88%）	你想 94419（4.97%）	他想 3444（0.18%）
2	知道 849174	我知道 72049（8.48%）	你知道 48952（5.76%）	他知道 2075（0.24%）
3	覺得 554540	我覺得 19354（3.49%）	你覺得 36593（6.6%）	他覺得 1635（0.29%）
4	以為 166344	我以為 48510（29.16%）	你以為 19955（12%）	他以為 473（0.28%）
5	猜 100413	我猜 17450（17.38%）	你猜 45695（45.51%）	他猜 45（0.04%）
6	相信 75340	我相信 12286（16.31%）	你相信 1922（2.55%）	他相信 33（0.04%）
7	認為 24912	我認為 3571（14.33%）	你認為 3077（12.35%）	他認為 176（0.71%）

整體上看，表 1 的數據都較為龐大，這些心理認知動詞都是口語中的超高頻詞語，其中指涉說話者自身的第一人稱立場標記——如“我猜”“我覺得”“我認為”“我相信”“我想”“我以為”“我知道”均是口語中的超高頻立場類短語。“我猜”有 17450 例，“你猜”有 45695 例。“我猜”這種超高頻共現，為固化連用和虛化奠定了堅實基礎。

從句法位置來看，以前文（6e）為例，“我猜”其位置漸漸左移，其轄域越來越大，其受單句的約束就越來越小，主觀性也越來越強。“‘我猜’從句內主謂結構，到句首，再到句首前位”（方清明 2019: 136），還可以用於句末。作為認識立場標記的“我猜”，不再是對句子的某部分進行主觀性評價，而是對整個句子命題的主觀評價。動態句法觀認為“語言的某個句法結構的線上排列是有限的，當某一成分膨脹，另一部分就很有可能被擠兌”（方清明 2012: 49）。“我猜”的虛化也是由於其他句法成分的膨脹、擠兌造成的。

從語義、語用功能上看，“我猜 + 小句”中的“我猜”發生了明顯虛化。在“我猜 + 小句”中，“我猜”不再是主要成分，“猜”由實義動詞、主要動詞虛化為背景動詞，表示主觀立場。“我猜”之後不能加“了、著、過”結構助詞，不能帶“一下、很久”時量成分。“我猜”不再表達具體行為的猜測，而是引出主觀認定的後續句，並同時表明這個心理歷程是說話者個人的、主觀的，而非基於確鑿證據的。

從插入成分來看，“我猜 + 小句”結合緊密，並無明顯的“主謂結構鬆散”（朱德熙 1982: 95）特點。少量成分可以插入，如“我老猜、我心裏猜、我一直猜”等，但一般不說“* 我倒猜、* 我還真猜、* 我也是猜”。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上述插入成分都能插入“我覺得”。此外，“我猜 + 小句”中，其後可以有停頓，也可以加相關語氣詞。

從語音韻律上看，“我猜 + 小句”中“我猜”可以被編碼為一個獨立的“語調單位”（Tao 1996）。在“我猜”表達中，儘管說話者用“我”來指自身，但主語“我”還是發生了一定的指稱弱化，表現在語音上，“我”一般不重讀，聲調特徵並不實足飽滿。

虛化的“我猜”符合認識立場標記的常規判斷，如：1）常用於話語起始位置（Schiffrin 2007 [1987]: 32）；2）表達一種主觀性和程式性意義，對其進行刪除，不影響句子命題意義；3）作用於語用層面，與語境密切相關；4）能夠組織會話進程，搭建認識立場框架。要說明的是，實義的“我猜”與認識立場標記“我猜”二者並非替代與被替代關係，而是並行使用的互補關係，因為二者自身還有其獨特的語義、語用功能。

3.2. “我猜”的認識立場標記功能

所謂話語標記（discourse markers）是指“話語層面的標記手段，是依存於前言後語、劃分說話單位的界標”（任紹曾 2007: 14）。“我猜”有話語標記用法，本文直接稱為認識立場標記。“我猜”主要是標記信息的主觀猜測性，協調交際中的認知立場和人際互動。本節聚焦“我猜”在日常真實互動中的用法。

首先看不同位置上“我猜”的分佈，如表 2：

表 2 “我猜”話輪位置使用情況

	起始位置	中間位置	末尾位置
用例	114	75	11
百分比	57%	37.5%	5.5%

3.2.1. 不同序列位置上“我猜”的功能

“不同序列位置上語言形式的話語功能有差異”（朱軍 2025: 2）。Kärkkäinen（2007）亦指出，英語“*I guess*”處於話輪首位時，它通常為即將表明的立場或較長的觀點序列構建框架；處於話輪次位時，則預示另一位說話者將提出不同視角。表 2 顯示，漢語裏的“我猜”常用於話輪起始和中間，較少用於話輪末尾。

第一，話輪起始的“我猜”：回應與繼續相關話題，表達推測性發現或結論。我們觀察到的語料顯示，在多個話輪序列中，“我猜”通常不用於第一個話輪，而用於回應話輪。“我猜”在回應話輪中用於起始位置，不僅標誌著一個新話輪的啟動，更意味著承接上一個話輪、繼續相關話題。例如：

(7) G：自己的房本和戶口本一直在兒媳婦手裏攥著，這是要幹什麼啊。
M：戶口本是因為要每月換煤氣，所以自己一直拿著。
G：兒媳婦總是找理由拿著自己的戶口本，說不這樣，戶口本能拿得回來嗎。
M：肯定是老太太指使的，為什麼要這樣，感覺自己被欺騙了。
……
F：我猜他們就是要賣房，猜測，一切陰謀都是為了賣房子。
G：他們就是要霸佔房屋，他們是要把房子賣了。（四月飛絮，2008.04.20）

在詞語搭配層面可以說“任意猜測、無端猜測”，但是在即時話語層面，“我猜”往往基於上一話輪提供的信息進行推測，是一種有因猜測，表現出一種弱證據性、非親歷性。在話語中，說話者會比較關注證據來源，一個“有根據的猜測”遠比一個“隨

機猜測”更適切。“我猜”大致可以解釋為“根據先前話輪、背景信息、當前語境或社會大環境等信息，說話人採用‘我猜’進行推測”。例（7）裏的“我猜”在話輪起始位置，用於回應“關於房子的論述”，並基於上一話輪的信息作出新的推測。自然對話具有時間上的即時性，話語的動態生成性，“我猜”體現了心理上的快速、省力運作的特點。使用“我猜”與否，話語建構的效果不同。若不用“我猜”，那麼例（7）裏“他們就是要賣房”為直接主觀判斷，而使用“我猜”，則明示了說話者的心理猜測過程。

第二，話輪中間的“我猜”：用於插入或擴展相關話題，引出一個新的推測性結論。當一個話輪較長時，說話人講述事件時可以用“我猜”引入一個插入的新話題並展開敘述。“這個話題可能構成一個相對於主故事線索及其發展軌跡的旁支序列或相關題外敘述”（Kärkkäinen 2007: 203–204）。這時“我猜”接近傳信標記，用於開啟稍微的離題或旁支序列，具有即時性、新近發生性。例如：

(8) 竇文濤：香江四少，你們倆到這來。
梁文道：他，再強調一遍。家輝很好，特別為我準備了，找到一本已經絕版的，我猜應該是一個老版本的胡適的《四十自述》，很有意思，而且他知道我喜歡胡適。
竇文濤：遠東圖書。（鏘鏘三人行，2010.12.24）

例（8）中“我猜”用於話輪中間，插入一個旁支話題，即“找到一個老版本的胡適的《四十自述》”。說話人用“我猜”標記上述話題是一個新的推測性結論，這也與“猜”具有趨果性語義特徵有關。

第三，話輪末尾的“我猜”：用於補充相關話語，明示話輪結束。這類用例較少，“我猜”具有話語收束性，語調上呈現降調趨勢。例如：

(9) A：為什麼小麥都已經低頭了，可是玉米苗還那麼小呢？
B：種的時間不一樣吧，我猜。
A：麥子是不是冬麥？是你老家嗎？
B：應該是……冬麥吧。”（BCC 語料庫 · 對話）

例（9）的“我猜”用於話輪末尾，補充說明相關話語來源於猜測。話輪末尾的“我猜”是一種話語延伸（張文賢 2025），具有調節立場的功能。

3.2.2. 從後續小句看“我猜”的功能

我們對 200 例“我猜”的後續小句數量進行了統計，如表 3：

表 3 “我猜”帶後續小句情況

	不帶	1 個	2 個	3 個或以上
用例	11	122	38	29
百分比	5.5%	61%	19%	14.5%

分析表 3 可知，第一，“我猜”有 5.5% 的概率不帶後續小句，也就是用於話輪末尾的情況，此時猜測內容出現在“我猜”之前，“我猜”用於回指前述命題。第二，“我猜”有 61% 的概率帶一個後續小句。第三，“我猜”有 33.5% 的概率帶兩個或兩個以上後續小句。這時候“我猜”對多個後續小句構成的一段話進行立場說明，為整段話定下了主觀猜測的基調。例如：

(10) 主持人：那我們有必要再說回來這 150 年（刑期），因為麥道夫今年 71 歲，即便他能夠活到 100 歲的話，也只能再消受 29 年的刑期。咱們揣測一下，美國之所以對他進行重判，希望要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目的？

申志華：我猜，覺得這個事情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是一個罪孽深重的，麥道夫本人這樣子的做法，我覺得某種意義上要超過次貸，因為他一開始就是處心積慮，所以他判這麼重的刑就是要告誡老百姓，這個事情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我想通過這個能夠達到這方面的目的吧。（新聞 1+1《麥道夫騙局，拷問的是誰？》2009.06.30）

例（10）裏的“我猜”後的“長後續成分無法從句法上認定它們屬於內嵌成分，因此很難用‘賓語’這個概念來說明它”（方梅 2005: 499）。

我們進一步對“我猜”後續小句的性質進行了分析，如表 4：

表 4 “我猜”後續小句的性質

	概率事件	概率事件與評價兼有	評價小句
用例	176	22	2
百分比	88%	11%	1%

分析表 4 可知，“我猜”的後續小句主要是表達概率的事件小句，部分是在表達概率事件小句時兼有評價，很少帶純粹評價小句。例如：

(11) 陳魯豫：你認為世界上誰最時尚，最時尚的？就是世界上最時尚的男人，女人。
唐娜泰拉：我覺得明星穿范思哲時裝穿的都不錯，男人，我猜應該有很多的男人。
陳魯豫：明白。（魯豫有約，2011.08.29）

(12) 黃歡：這個我估計是真的。
主持人：你就猜吧。
丁廣泉：這個村估計是真的。
黃歡：我猜你是對的。
主持人：他是真的。正確答案是？
王柏林：我是真的。（鄉約，2012.03.02）

例（11）用例很典型，“我猜”的後續小句是“應該有很多的男人”，這是一個概率事件小句，而非直接評價。巧合的是，例（11）中也有“我覺得”用例，它帶後續小句“明星穿范思哲時裝穿的都不錯”，是一個評價小句，而非概率事件小句。上例中的“我覺得”不太能替換為“我猜”，這說明“我猜”的後續小句主要表示概率事件。由於概率事件中很可能也有評價，因此“我猜”後續小句有兩者兼有的情況，如（12）“我猜”後續小句“你是對的”確實是個評價，但是整個話語也表達猜測，因此“我猜”的後續小句兼有概率事件與評價功能。如果對評價取寬泛定義，或許猜測也是一種評價，其重點不是對好壞、對錯的評價，而是一種對概率事件的評價。

Van Valin（2005: 183）和 Guerrero（2008）從語言類型學角度指出，因賓語從句類型的不同會帶來與主要動詞緊密度之間的差異，即賓語從句具有層級性。如從事件層級來看，簡單性事件短語 > 並列性事件 > 序列性事件（sequential）> 非具體性事件（“>”表示緊密度高於），“所謂控制度是指動詞對它引導的賓語小句的影響程度，表現為引導賓語小句的動詞與其後續小句之間的共變關係”（方梅 2005: 499）。共性方面，“我猜”與“我覺得”都屬於評價，都屬於較弱控制度等級。差異方面，“我覺得”可帶多個評價小句、有多種停頓位置、可以易位。與之相比，“我猜”多數時候帶一個概率事件小句、其後停頓較少、較少易位。“我猜”的控制度要稍強於“我覺得”。[3]

[3] 值得注意的是，“覺得”與“猜”在作為實義動詞時亦有差異，“覺得”後一般不帶時體標記，而“猜”後可以帶準時體標記“到、完”等，如可以說“我猜到、我猜完”，但一般不說“* 我覺得到、* 我覺得完”。

3.2.3. “我猜”具有委婉緩和功能

“猜”具有不確定性，低確信意味著話語留有餘地，因此“我猜”整體是具有委婉緩和功能。例如：

(13) a. 你這樣做是錯的。
b. 我猜你這樣做是錯的。
c. 我猜這樣做可能會有點問題……（自擬）

例（13a）具有面子威脅性，是顯性斷言，語氣強硬，容易引發聽話人的反感。例（13b）裏的“我猜”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這種威脅性。例（13c）則採用了更加委婉的策略，減弱話語的強加性，表達委婉與協商，主動降低說話人話語的確定性，以維護和諧的對話氛圍，從而給雙方留有餘地。當話輪內容涉及觀點、建議、批評或拒絕時，“我猜”可以起到緩和作用，使話語聽起來不那麼武斷、直接。表示委婉緩和的“我猜”前後可以有相關低確信成分共現，如“吧、大概、或許、會不會、可能、可能性、是吧、是不是、也許、應該、有可能”等。例（13c）出現的低確信成分是“可能”。

3.2.4. “你猜”“你猜怎麼著”的交互主觀功能

我們統計的語料中，還發現“你猜”“你猜怎麼著”等標記表達了一種交互主觀性功能（inter-subjectivity function），所謂“‘交互主觀性’就是在言語交際過程中說話人對聽話人‘自我’的關注，即關注聽話人對所說內容可能持有的態度及其‘面子’或‘形象需求’”（Traugott 2003: 128），表現為說話人在言語過程中會考慮聽話人的交際背景與預期反應。“你猜怎麼著”主要是從聽話人視角進行言說，說話人認為相關信息是聽話人所不知道的，這時說話人使用“你猜怎麼著”以開啟新話題，敘述新信息。例如：

(14) 立新：地面人員呢，也不知道飛機裏面出什麼事了，他們就按著自己應該有的步驟過去之後，把這艙門一打開，打開之後，一看裏面那場面，啊，怎麼這樣了？
初陽：怎麼了？
立新：你猜怎麼著，裏面十幾個乘客打成一鍋粥了。（話裏話外，2010.10.09）
(15) 宋洋：我剛一出門，問咱們台同事，我說超市開門嗎？說不知道，可能今天早下班，我說我去看看吧。結果你猜怎麼著？裏邊人山人海，超市最多的人在哪兒？就是賣乾果的地方，大家都在買瓜子、夏威夷果。（城市零距離——奧運會，2008.08.09）

例（14）說話人用“你猜怎麼著”，不僅告訴聽話人新信息“乘客打成一鍋粥”，而且把這種新信息作為一種結果進行敘述。例（15）“你猜怎麼著”前面出現了“結果”標記，且“裏面人山人海”是出乎說話人意外的信息，說話人把這個信息包裝成新信息，並作為一種結果介紹給聽話人。上述用法的“你猜怎麼著”虛化程度很高，相關構成成分的辭彙義幾乎完全虛化，它不是真讓對方猜測，也與疑問無關，說話人使用該標記是為了引入後續信息內容，開啟新話題，吸引聽話人注意。因為是意外信息，因此具有賣關子的意味。相對於聽話人而言，說話人把信息處理為新信息，具有新信息發佈的優勢。“你猜我發現了什麼”“你猜我發現了啥”等相關短語，也有這種主觀交互性。

饒宏泉（2025: 17）指出，“認識不對稱是驅動會話的關鍵，說話人往往需要假設受話人的知識狀態，這種受話人設計使得說話人對受話人知識狀態的理解在話語形成中至關重要，即瞭解相互都知道的和並非相互都知道的信息，是成功交際的關鍵”。從知識狀態（姚雙雲 2024；饒宏泉 2025）看，“大家都知道、人們都知道、人所共知、我們都知道、我們知道、眾所周知”等屬於共用知識標記語（劉雲、郭海瑞 2025）。“我猜”顯然不是共用知識標記，它是說話人處於不完全 [K+]，而表達出推測性發現或結論，此時聽話人的知識狀態有待確認。而“你猜怎麼著”是說話人處於 [K+]，而向聽話人發佈信息或結論。說話人把聽話人當作 [K–] 狀態，這有點類似於“你知道吧、你知道嗎”等立場標記語。

4. 餘論

本文探討了漢語猜測行為的特徵。傳統的邏輯學（形式邏輯）、認知心理學教科書一般都會探討推理、判斷，認為它們是思維的常見形式。本文認為“猜測”也是思維的常見形式，儘管它不如推理、判斷那麼強調理性、嚴謹，也不講究有效性、真實性、正確性，但是猜測行為具備啟動快速、省力的心理運作優勢。我們認為，猜測行為應該作為與推理行為、判斷行為並列的一種普通思維形式，值得學界重視並繼續深入研究。

關於猜測動詞，我們還可以從辭彙類型學角度考察。人類的語言中，肯否、疑信語義程度不僅構成一個連續體，而且處於連續統中的詞語可以發生串用，語義上可以轉換。即一個詞可以表達另外一個詞的意思。如“半信半疑、猜、猜測、猜想、猜疑、否定、懷疑、肯定、相信”這些詞語裏，“半信半疑”顯示信與疑相關；“猜想”顯示猜與想相關；“猜疑”這一構詞顯示猜與疑相關；“懷疑”一定程度上就是否定；“相信”一定程度上就是肯定。普通話中“懷疑”既可表示不相信，也可表示猜測。方言中亦有此現象，如江西浮梁方言中“疑懷”兼具懷疑與猜測雙重功能。祝曉宏（2016:

171–172）指出新加坡話語的“相信”具有猜測義用法。要說明的是，上述詞語串用往往發生在相鄰詞語之間，跨距越大，可接受度越低。如“猜想”“猜疑”，這說明“猜”與“想”“疑”距離較近。“猜信”不成詞，說明猜就不能信，信就不能猜，二者語義相互抵牾。

本文通過描寫“我猜”立場標記的功能發現，立場標記的研究須放到更長的話語序列中考察，這樣才能更加準確全面發現其話語功能。如本文將包含“我猜”言語行為的話輪，擴展至上下毗鄰話輪，甚至延伸至特定情境下的整個言語活動。話輪展開過程中，相關話語馬上得到參與者的解讀，而非待完全產出後方可理解（Lerner 1996）。話語互動是話語參與人之間立場協商、線上修正的過程（assessment activity）。說話人既與自我進行認知互動，又同步向聽話人公開其推理過程及對事態的發現。立場標記並非預先準備好的，而是在話語序列中構建的，在主體間對話交織中浮現的。

鳴謝

本文得到 2023 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型式語法視域下漢語易混淆詞比較研究”（項目編號：23BYY049）；國家語委 2022 年度項目“中華思想文化術語的當代闡釋與價值引領研究”（項目編號：YB145-51）；華南師範大學 2024 年度重大培育項目“中國政治話語關鍵詞的百年變遷、國際傳播及數據庫建設研究”（項目編號：ZDPY2403）；2023 年度廣西高校中青年教師科研基礎能力提升項目“語言接觸視域下廣西地方普通話中‘得’字的多角度研究”（項目編號：2023KY1002）；廣西幼兒師範高等專科學校 2023 年度教學改革專項課題“師範專業認證標準下小學語文教育專業語言類課程改革研究”（項目編號：2023YZKTGM05）的支持。承蒙《中國語文通訊》編輯部和匿名評審專家為本文提出的寶貴修改意見，謹致謝忱！文責自負。

參考文獻

曹秀玲。2010。從主謂結構到話語標記——“我 / 你 V”的語法化及相關問題。漢語學習 5。38–50。Xiuling Cao. 2010. Cong zhuwei jiegou dao huayu biaoji: “Wo/ni V” de yufahua ji xiangguan wenti. *Hanyu Xuexi* 5. 38–50.

戴耀晶。2001。漢語疑問句的預設及其語義分析。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87–90, 97。Yaojing Dai. 2001. Hanyu yiwenju de yushe ji qi yuyi fenxi. *Guangbo Dianshi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2. 87–90, 97.

方梅。2005。認證義謂賓動詞的虛化——從謂賓動詞到語用標記。中國語文 6。495–507, 575。Mei Fang. 2005. Renzhengyi weibin dongci de xuhua: Cong weibin dongci dao yuyong biaoji. *Zhongguo Yuwen* 6. 495–507, 575.

方清明。2012。論現代漢語“XP 的是，Y”有標格式。語言教學與研究 1。44–51。Qingming Fang. 2012. Lun xiandai Hanyu “XP de shi, Y” youbiao geshi.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1. 44–51.

方清明。2019。論漢語句首前位語用敏感的位置。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 1。134–137。Qingming Fang. 2019. Lun Hanyu jushou qianwei yuyong mingan de weizhi. *Jilinsheng Jiaoyu Xueyuan Xuebao* 1. 134–137.

方清明、萬世姣。待刊。易混淆詞語“相信—信任”的語義特徵與形式搭配辨析。漢學與國際中文教育。Qingming Fang & Shijiao Wan. Forthcoming. Yi hunxiao ciyu “xiangxin–xinren” de yuyi tezheng yu xingshi dapei bianxi. *Hanxue yu Guoji Zhongwen Jiaoyu*.

郭昭軍。2004。現代漢語中的弱斷言謂詞“我想”。語言研究 2。43–47。Zhaojun Guo. 2004. Xiandai Hanyu zhong de ruo duanyan weici “wo xiang”. *Yuyan Yanjiu* 2. 43–47.

金世穎。2006。漢韓表“猜測”類動詞對比。延吉：延邊大學碩士學位論文。Shiying Jin. 2006. *Han-Han biao “caice” lei dongci duibi*. Yanji: Yanbia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金岳霖（主編）。1979。形式邏輯。北京：人民出版社。Yuelin Jin et al. (eds.). 1979. *Xingshi Luoji*.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卡尼曼。2012。思考，快與慢，胡曉姣、李愛民、何夢瑩（譯）。北京：中信出版社。Daniel Kahneman. 2012. *Sikao, Kuai yu 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 trans. by Xiaojiao Hu, Aimin Li & Mengying He. Beijing: Zhongxin Chubanshe.

劉麗豔。2006。話語標記“你知道”。中國語文 5。423–432, 479–480。Liyan Liu. 2006. Huayu biaoji “ni zhidao”. *Zhongguo Yuwen* 5. 423–432, 479–480.

劉雲、郭海瑞。2025。漢語學術語篇介入標記語的使用特徵與發展趨勢。語言文字應用 3。50–62。Yun Liu & Hairui Guo. 2025. Hanyu xueshu yupian jieru biaojiyu de shiyong tezheng yu fazhan qushi. *Yuyan Wenzi Yingyong* 3. 50–62.

馬燕華、莊瑩（編）。2002。漢語近義詞詞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Yanhua Ma & Ying Zhuang (eds.). 2002. *Hanyu Jinyici Cidian*.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饒宏泉。2025。從共同基礎與時間場域看“對吧”的功能及塑造。漢語學報 1。15–28。Hongquan Rao. 2025. Cong gongtong jichu yu shijian changyu kan “duiba” de gongneng ji suzao. *Hanyu Xuebao* 1. 15–28.

任紹曾。2007。話語標記．導讀。見 Deborah Schiffrin，話語標記，13–39。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Shaozeng Ren. 2007. Huayu biaoji, daodu. In Deborah Schiffrin, *Huayu Biaoji*, 13–39. Beijing: Shijie Tushu Chuban Gongsi.

陶紅印。2003。從語音、語法和話語特徵看“知道”格式在談話中的演化。中國語文 4。291–302, 383。Hongyin Tao. 2003. Cong yuyin, yufa he huayu tezheng kan “zhidao” geshi zai tanhua zhong de yanhua. *Zhongguo Yuwen* 4. 291–302, 383.

王還（主編）。2005。漢語近義詞典。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Huan Wang et al. (eds.). 2005. *Hanyu Jinyi Cidian*. Beijing: Beijing Yuyan Daxue Chubanshe.

徐晶凝。2012。認識立場標記“我覺得”初探。世界漢語教學 2。209–219。Jingning Xu. 2012. Renshi lichang biaoji “wo juede” chutan. *Shijie Hanyu Jiaoxue* 2. 209–219.

徐晶凝。2020。“我看”在交際互動中的分佈及其語用特點。漢語教學學刊 2。74–88, 153。Jingning Xu. 2020. “Wo kan” zai jiaoji hudong zhong de fenbu ji qi yuyong tedian. *Hanyu Jiaoxue Xuekan* 2. 74–88, 153.

徐晶凝。2022。尋求特定信息類特指問的回應方式。語言教學與研究 6。79–88。Jingning Xu. 2022. Xunqiu teding xinxi lei tezhiwen de huiying fangshi.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6. 79–88.

徐晶凝。2023。媒體談話語篇中的“我 + 感知動詞”立場標記。漢語語言學（第四輯）。1–22。Jingning Xu. 2023. Meiti tanhua yupian zhong de “wo + ganzhi dongci” lichang biaoji. *Hanyu Yuyanxue*, disi ji. 1–22.

姚雙雲。2024。“行為本位”與口語語法研究。漢語學報 1。31–45。Shuangyun Yao. 2024. “Xingwei benwei” yu kouyu yufa yanjiu. *Hanyu Xuebao* 1. 31–45.

張春興（編）。2019。張氏心理學辭典（第 2 版）。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Chunxing Zhang (ed.). 2019. *Zhangshi Xinlixue Cidian*, di 2 ban. Hangzhou: Zhejiang Jiaoyu Chubanshe.

張壽康、林杏光（主編）。2002。現代漢語實詞搭配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Shoukang Zhang & Xingguang Lin et al. (eds.). 2002. *Xiandai Hanyu Shici Dapei Cidi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張文賢。2025。互動性與可能性：漢語話語延伸的形式與功能。漢語學報 4。15–23。Wenxian Zhang. 2025. Hudongxing yu kenengxing: Hanyu huayu yanshen de xingshi yu gongneng. *Hanyu Xuebao* 4. 15–23.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2016。現代漢語詞典（第 7 版）。北京：商務印書館。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Cidian Bianjishi (ed.). 2016. *Xiandai Hanyu Cidian*, di 7 b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朱德熙。1982。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Dexi Zhu. 1982. *Yufa Jiangy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朱軍。2025。序列環境與互動表達規約化的聯動關係。漢語學報 3。2–16。Jun Zhu. 2025. Xulie huanjing yu hudong biaoda guiyuehua de liandong guanxi. *Hanyu Xuebao* 3. 2–16.

祝曉宏。2016。新加坡華語語法變異研究。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Xiaohong Zhu. 2016. *Xinjiapo Huayu Yufa Bianyi Yanjiu*. Beijing: Shijie Tushu Chuban Gongsi.

Aijmer, Karin. 1997. I think — an English modal particle. In Toril Swan & Olaf J. Westvik (eds.), *Modality in Germanic languages: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1–48.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Fetzer, Anita. 2008. “And I think that is a very straightforward way of dealing with it”: 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of cognitive verbs in political discourse.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27(4). 384–396.

Fetzer, Anita. 2014. I think, I mean and I believe in political discourse: Collocates, functions and distribution. *Functions of Language* 21(1). 67–94.

Guerrero, Lilián. 2008. Alternative expressions of “want” complements. In Robert D. Van Valin, Jr. (ed.), *Investigations of the syntax-semantics-pragmatics interface*, 321–33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Kärkkäinen, Elise. 2007. The role of I guess in conversational stancetaking. In Robert Englebretson (ed.), *Stancetaking i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evaluation, interaction*, 183–219.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Lerner, Gene H. 1996. On the “semi-permeable” character of grammatical units in conversation: Conditional entry into the turn space of another speaker. In Elinor Ochs, Emanuel A. Schegloff & Sandra A. Thompson (eds.), *Interaction and grammar*, 238–27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iffrin, Deborah. 2007 [1987]. *Discourse markers*.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Facsimile reprint of the 198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dition.)

Simon-Vandenbergen, Anne-Marie. 2000. The functions of *I think* in political discour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0(1). 41–63.

Tao, Hongyin. 1996. *Units in Mandarin conversation: Prosody, discourse, and gramma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2003. From subjectification to intersubjectification. In Raymond Hickey (ed.), *Motives for language change*, 124–1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n Valin, Robert D., Jr. 2005. *Exploring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uessing Behaviour in Chinese and the Epistemic Stance Marker *Wocai*

Qingming Fang[i] and Yu Chen[i, ii]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i], Guangxi College for Preschool Education[ii]

Abstract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guessing" is an important cognitive act on a par with reasoning and judgment, and the act of guessing is characterized by uncertainty, subjectivity, rapid automaticity, and error-proneness. Chinese conjecture verbs bear such semantic features as [+uncertainty], [+result-directedness], and [+insufficiency of evidence]. Syntactically, they generally resist negative characterization and exhibit no gradability; they can co-occur with both low-certainty and high-certainty modal elements. Drawing on 200 conversational examples, we examine the *wocai*-type epistemic stance marker and show that its function varies across sequential positions. In initial position, *wocai* responds to and continues the ongoing topic, expressing an inferential finding or conclusion. In medial position, it inserts into or expands the topic to introduce a new speculative conclusion. In final position, *wocai* acts as an afterthought that supplements the preceding discourse and explicitly signals turn completion. The clauses following *wocai* are primarily event clauses expressing probability. Overall, *wocai* serves a mitigating function, whereas *nicai* and *nicai zenmezhao* serve an intersubjective function.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epistemic stance markers are not ready-made; rather, they are constructed in the sequential organization of discourse and emerge from the interweaving of intersubjective dialogue.

Keywords

guessing, epistemic inference, *wocai*, markers of epistemic stance, discourse organization

通訊地址：廣州 天河區 華南師範大學 國際文化學院
電郵地址：fangqingm@126.com（方清明）
chenyu9512235@163.com（陳鈺）
收到稿件日期：2025年12月20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6年6月14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6月24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7月6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10月30日